歴朝捷録

上/下

亨

漢書門
類
二三二四號
一九〇函
一一架
四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三二四號
二九〇函
一八架
四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24
冊數	4	(2)
函號	290	138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林氏藏書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晉帝歌

中朝武惠止懷愍　江左元明迄成康
穆哀相繼傳帝奕　簡文孝武安恭亾

晉朝總論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 孝武 安帝

恭帝

兩晉共十五帝合一百五十五年中

朝五十二年東晉一百三年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再計十七史纂晉之興始於司馬懿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氣作溫涼古文言成否泰氣作溫涼。闚覦大言唐文

手秉魁柄斷加以子師昭如狼孫昭子炎如虎北齊史父

如狼。兄如虎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晉書論宣帝

染指垂涎徐延切口中液也屢行廢立師廢其主芳昭廢其主髦碑

字生金水經註魏受禪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而晉代之也

應期納禪文選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虎變而炎遂享皇

極馬炎受魏禪。爲晉武帝。初學記至于世祖遂享皇極即位之初彰

儉德而剸青麻事類賦晉武以青麻彰德火雉頭咸寧起居註程據上

雉頭裘詔於殿前燒之而焚錦繡得君子作法于涼之意

左傳君子作法于涼。而命師建業伐呉孫氏奉土變呻音申爲謠柳文去亂郎治變呻爲謠。仁風遐揚文選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啣璧奉土歸疆當三國干戈爛熳之餘而能通上世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晉書武帝論區內宅心方隅回面應吉甫晉武詩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回面。江海波靜岷岳無塵張華武帝文恩從雲翔威衡霆震江海波靜岷岳無塵。庶幾哉明主之風蘇文晉武削平呉蜀任賢使能有明主之風。也然孫皓之位方設帝謂皓曰設此位以待卿久矣。而驕泰之心以起武帝論驕泰之心。因斯以起幸天下之既一資治通鑑詔曰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而棄州郡之備永誠子曰晉武恃治而棄州郡之備，恣羊車之逸樂帝既平呉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而釀三楊之專楊駿珧濟用事時人謂之三楊。親賢遠出海隅去齊王攸曹志曰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遠出海隅。晉其殆矣乎官錢盡入私室至論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即其苟且之政于寶晉論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特漢之桓靈耳劉毅方帝

桓靈是時王衍之輩竹林之賢嵆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號竹林七賢皆傲睨萬物東萊博議永嘉之際一觴一詠傲睨萬物。一無用情南山子曰高枕茅廬百無留念肆志竹窓一無用情。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至論以風流相尚以虛無爲宗棄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而風俗一變爲曠蕩浮虛之習程子曰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其最爲失策者雜夷之種茹音如血飡腥本非人品古徼當剖巢熏穴後周書剖巢燻穴。奔竄走魅蚤爲之所顧皆位之於東南西北門之外名臣奏議九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而江統統作徙戎論郭欽之議不行呉養心曰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禍是種荆棘於良田段頻上疏感笑養虎狼於靜室而总其血人於牙也元和至德詩血人于牙。不肯吐口是以日食三朝七年八年九年正月朔皆日食天垂大異災變黨見頻見也按綱目太廟殿陷星隕。如雨日食十有七之類史不絕書開創大業

惠帝

而未得經國遠猷不惟社稷大計註見下吾已知

治止及身何曾曰主上開創大業。未嘗問經國遠猷。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已。

而亂可立待矣註見下兩火沒地史鈔永熙中有人造書曰兩火

沒地。哀哉秋蘭惠帝嗣之稟質如初臨川新語帝語和嶠東宮頃似更成

進答曰皇太子聖質如初。○中州記帝聞蛙鳴問之侍臣賈○亂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

帝曰如是官蛙可給廩不克負荷王彰曰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

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已占御床之可惜李百藥賦在聖質之

如初。實御床之可惜。悼愍懷之六廢遇烈風之吹沙而南風烈烈賈氏名南風。洛

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牝雞復鳴賈氏殺楊太后殺太子ㄱ張駿樂詞在晉

之二世牝雞又復鳴。流毒薦縉同紳殺太宰亮太保瓘等畜穢宸音臣極

賈氏淫虐於程據等私雖金墉正賈氏之法趙王倫殺賈氏於金墉城

而帝位傾移倫自稱皇帝遷帝金墉八王並興唐文正宗八王並興。

生人減半自相魚肉祖逖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古曰惡婦

破家易緯哲婦傾城詩經又曰懦弱之君不免內亂

管子書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内亂。其誠然哉帝於此東則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又奉帝討張方越奉帝征潁張方遷帝長安越發明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奉帝東還。特一木偶人而已。而皇后羊氏太子覃之四廢五復史斷曾不能庇後羊后謂劉曜曰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後劉曜立羊后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食蘖身斃越鴆帝

懷帝

太弟繼立懷帝論衆務考經籍庶幾復見武帝之世帝東堂聽政論衆務考經籍傅宣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而五胡之屬劉淵匈奴也居晋陽石勒羯也屠上黨苻氏氐也居臨渭姚弋仲羌也居扶風慕容鮮卑也居昌黎種落繁熾劉峻論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種落繁熾。充物神州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江統徙戎論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西北劉聰紀瞻曰劉聰竊號於西北。冠我洛陽囚執天子漢劉聰執帝後張賓謂石勒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愍帝厠虐名

愍帝

於奔播之後晉論愍帝奔播之後。徒厠虛名。逼迫崩騰齊書自西朝不
綱羣胡沸亂荊棘横於陵廟豺狼咆於宮闈逼迫崩騰。開闢未有鯨鯢音京帝未
掃梓宮未迎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而長安胡馬聲嘶
巳繼懷帝而復沉虜庭矣晉書劉琨表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主上幽
切復沉虜庭。廣陌擾毳塵伊川集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廣陌毳塵合。中州
胡馬嘶六合有倒懸之厄郭璞元帝策文王之不極百六作艱懷愍失據
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倒懸。銅駝在荊棘初索靖指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

元帝

中耳。千里無煙火之廬劉琨段匹磾盟文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之
邑懷之可懷愍之可愍能不痛心在目邪文選哀我
皇晉痛心在目。晉祚雖衰天命未改世說新語劉琨語溫嶠曰晉祚雖衰。
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瑯琊王初以懷帝之命
來屛建業適承帝之寄人國土元帝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
常懷慙石馬之後繼以犧牛魏氏春秋青龍三年張掖郡玄川溢涌寶
石負圖有石馬七。又有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

討曹金。時有牛繼馬後之謠。先時恭但取之。王妃通小吏牛金而生帝爲白板天子劉曜石勒謂晉爲白板天子。以無璽也若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皇甫謐東晉論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厲王之居彘。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是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沃灌也强虜車薪中外皇皇一鼎同沸待問會元典午中微瑯邪南渡以江沱之杯水沃强虜之車薪。中外皇皇一鼎同沸。幸而劉大運隗刁玄亮協等老成衣謝顧彥先賀彥先顧榮賀循等人望咸趍帝禮接

名豪晉中興書中宗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收羅俊乂劉琨勸進元帝表陛下收羅俊乂。任賢以能以爲耳目股肱心膂朱韋齋集元帝東渡總其俊乂。以爲耳目股肱心膂。則生縛劉粲聰子以贖天子趙固郭默揚言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固帝責也吾意其如瘻人之願一起盲人之不忘覗劉向說苑瘻[illegible]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以耀金輝於復煥曹毗晉元帝詩元皇勃興網羅以漢淪光更耀。金輝復煥。惜其化龍之後晉陽秋日大定中童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翼

虛駕僞崇扇佻(音挑)薄(楊蘷原、晉亂說、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絜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僞。崇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軼)忨(音翫)日愒(音渴)歲(國語註、忨、偷也愒遲也)僅僅自保(黃氏日抄晉元纍纍渡江僅僅自保。)迄不聞有勤王之舉(劉屛山晉論懷愍蒙塵迄不聞有勤王之舉。)而王與馬共天下(王敦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致賊臣逆子(王敦反王導曰賊臣逆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抗旋犯順(王彬數王敦曰兄抗旋犯順。)圖爲不軌初無慷慨謀國之誠(張南軒曰晉元帝以懷)

帝之命來臨江左盖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故雖有運甓(音辟)之士行(陶侃運甓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擊楫之士雅(祖逖渡江擊楫而誓曰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寄命之茂弘(帝謂王導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枕戈之越石(劉琨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絕裾之太眞(溫嶠詣庾亮其母止之嶠絕裾而去)高名之若思(戴)伯仁(呂猗謂王敦曰戴淵周顗皆有高名)相與戮力王室(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邪)投軀帝庭(綱目)而没齒不能歸侵疆之

明帝

咫八寸曰咫尺古文晉元之南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而汲汲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史稱元帝恭儉有餘明斷不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朱子曰元帝與王導不曾有中原之志。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憝王敦莽首晨懸董臍昏燎晉書贊可謂明主帝親征破敦賀善曰明帝獨能奮發剛斷。躬殄大憝。可謂明也巳矣。而奄馬崩殂李虎表景功未就奄馬崩殂。

成帝

誠可傳云成帝主幼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庾亮年少阮孚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亂將作矣任法裁物蘇文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激成狼子野心之蘇峻斷云蘇峻狼子野心。使爲四凶之五齊書崔思祖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橫挑強賊發明胎變稔音恁禍鶴林王嚞憂及國母庾太后以憂崩書法憂及國母。兵纏帝帷晉書火及君屋兵纏帝帷。使宗廟宮室盡爲灰燼蘇峻之亂宗廟宮室。盡爲灰燼。雖投竄山海峻反亮泯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也臨川新語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乃

康帝 穆帝

不能投閒置散（韓文投閒置散。乃分之宜）以正國章（柳文合處嚴憲
以正國章。）而復鐲憲貸眚（宋書緩法昭恩裁風茂典鐲憲貸眚。訓俗彝義）俾
劇心膂（亮表云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嬚而使內劇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
致人恐元規（庾亮）塵之污（導遇西北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何
以爲勤於致冦者之戒邪（晉書成帝贊維皇夙表余舅爲毗勤於致
冦。拙於行師）康帝登年不永穆帝襁褓紹基殷深源
（浩）負管葛之浮譽而居中（殷浩人擬之管葛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

哀帝 奕帝

（何）桓元子（溫）握方（方叔也）邵（當作召穆公也）之重任而居
外（庾翼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迨至哀帝帝
奕之時而政由溫手智近謀遠（文中子中說問桓溫曰智近謀
遠。鮮不及矣）覬（音計希幸也）長威權（史斷遂謀廢立覬長威權）髯（而占切）
參軍（郗超）短主簿（王珣）能令喜怒（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而廢東海（奕）立會稽（簡文）易若折枝（發明桓溫廢帝
爲東海。易若折枝。）六十之叟舉動如此（苻堅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

簡文　孝武

不能思從自貶方更廢君六十之叟。豈知帝之舉動如此。將何以容於四海乎

非昌邑而已之異阿衡乎晉書西海公賛西海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簡文赧獻之輩謝靈運以為赧獻之輩。惠帝之流謝安以為惠帝之流。雖清談差勝無可稱者孝武字昌明之

立也。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武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曰汝生男當以昌明為字及産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流涕苻堅。初蒲洪家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後以讖文有草付應王遂改姓苻以投鞭斷

流之衆堅謀伐晉曰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星流霆

擊古賦南冠淮泗梁益既非吾有襄沔音免復為所

破張南軒曰符堅掃境入寇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為所破。意謂羅中之禽稽古錄先為之除宮禁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疾風之葉堅曰以吾擊晉猶疾風之掃秋葉。直欲以氣吞之歐文正宗昔苻堅視東晉指為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宗稷阽音墊近邊欲墮貌危梁書神人乏主宗稷阽危。百官恫音通擾呂氏春秋恫動也憂根本者切左衽之

慮矣桓冲以根本爲憂。遣騎入援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冲嘆曰吾其左衽矣。幸苻堅值百六之秋古文幸苻堅百六之秋。棄淝水之衆安石謝安有廟堂之量晉紀論謝安有廟堂之量。幼度輩帥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截江網謝玄以一隅之兵。而走苻秦傾國之旅。而三十年阿堅敗江湖邊五行志苻堅初有童謠曰阿堅章連三十年。後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勍敵秦見八公山草木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發明云草木人形風鶴王師。則司馬昌明爲苻氏之尚書左

僕射如字未可知也堅初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先爲起第。入寇秦凱方旋驕氣已盈十七史纂夫何秦凱之旋。帝驕氣已盈。貪詮道子以宰嚭音披當旦奭音適之重安卒帝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琅邪王道子實當旦奭之重。〇晉書史臣謂道子晉朝之宰嚭。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文鑑而好家居纖兒幾擅壞矣時道子亂政陸納望宮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綱不振恩威不立史斷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晉書方且勸一杯於

安帝

長星（長星見帝惡之舉酒曰勸女一杯酒）飛千觴於長夜（帝弱酒色與道子日夕酣歌。史臣曰肆壹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戲言脫口寵婦肆兇（帝戲謂張貴人曰論女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張乃弒帝）而晉祚幾盡（註見上）古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彈惡斥讒所以止亂（黃石公素書）何不少鑒哉安帝之時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沈約宋書自斯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主昏臣驕紀綱破碎

以故孫恩竊水島（音倒）爲水仙（孫恩號其黨曰長生人後敗赴海死謂之水仙。）桓玄奸（音干）天位爲天子（玄殺元顯道子等即帝位遷帝尋陽）而皇塗薦阻（後顏延之曰在晉之季皇塗薦阻。）氣息奄奄（晉遷江表氣息奄奄。）前軒後輊（音至）未易枝梧（綱目註枝梧猶枝桿也小柱爲枝大柱爲梧。古論晉之天下幾不可爲前軒後輊。未易枝梧。）草澤之間英雄崛起（何無忌曰草澤之間。非無英雄劉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裕）劉裕謂孟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劉下邳張膽爭先（綱目）

獨力一呼古頌蕩清京華桓玄出走馮遷斬之羣逆畢夷拯弱帝於巢幕三光旋采宋書武帝九錫文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廻靈命於已崩宋書相國宋公拯朕躬於巢幕。廻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輝格入表者矣吾方幸裕樹晉之功中說宋嘗有樹晉之功。嘉裕匡合之勳也後周書漢獻蒙塵曹公成夾輔之業晉安播蕩宋武建匡合之勳。奈何劉道民穆之懷根本之虞穆之謂裕曰晉命已移楊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劉穆之碑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埶侈然有

改玉改步之意東萊博議。言將改臣爲君也而劉裕方爲國患甚於桓玄乎司馬國璠奔秦秦王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謂來對曰裕削弱王室方爲國患甚於桓玄耳。攄畧運奇宋書出藩入輔宋書如鬼如蜮音域猛氣橫飛載記而當時之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詳綱目又以昌明之後尚有二帝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弒帝而弒帝復立恭帝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典司也午馬也唐文典午覆敗欣然甘心禪劉公

矣裕欲受禪傳亮具草詔使帝書之帝欣然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嗟夫司馬氏父子兄弟脅弱暴寡詐愚苦怯史記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狐媚以取天下石勒曰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何其壯也卒幾而骨肉相殘劉宣曰司馬氏骨肉相殘。○史畧晉武帝子二十五人兄弟相屠之餘存三人而已穎熾晏是也青衣沙漠懷愍胡羹揃劉五凉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强臣迭美王敦蘇峻桓溫桓玄劉裕至剪馬其族

而覆之祀古文靡靡然銷剛爲柔史纂孱氣跼蹐古文惕惕怵怵古文俔俔音譴伈伈心上聲恐貌○至論爲之後者又何憊音敗也通鑑始與臣等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豈其輔魏之狡計已非創基立本之資晉論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是其創基立本心異於前代者也而開晉之弊端又失貽厥孫謀之道詳見上秦之癰漢之瘇容非埶之所必致邪

前五代

宋主歌 共八主

武帝傳少帝　文帝孝武帝

廢帝及明帝　蒼梧終順帝

劉宋總論

武帝

昔劉裕 小名寄奴嘗遊竹林寺獨臥講堂上有五色龍章後伐荻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見羣兒擣藥曰吾王爲劉寄奴所傷曰王神何不殺之曰寄奴王者不死 以盖代

雄才裴子野宋論高祖以盖代雄才起匹夫而併六合接晉祚之衰丁桓玄之亂奮農畝起布衣諸史將畧劉裕起布衣復晉室生擒數天子歴年圖曰揭旂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後子業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以取江左書經註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猶復介介然於亾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發明裕以布衣既已得鼎猶復介介然於亾國之一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弑恭帝口誅筆伐羣史品藻則裕弑逆之罪當爲尚

方爲天下之首惡矣弑亾國之君自裕始故身歿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發明吉曰心狠敗國國語此之謂哉皇運艱弊宋書皇運艱弊數鍾屯夷嗣主不綱義符居喪無禮遊狎無度王華曰嗣主不綱○天降之凶身遭廢弑徐羡之等弑之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羡之問傅亮王可方誰曰○文景司馬晉文景以上人○師昭也而厲精臨治親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

乎彖器也修孔子廟嘉崇文也錢義季而示譏饑告宋主餞義季戒諸子弗食皆有饑色宋主曰使汝曹識有饑告。知以節儉御物耳譏義恭而勉以寬仁書曰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故三十年間户口蕃息講誦相聞士崇操尚鄉恥輕薄胡一桂史纂士崇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四表無塵宋書文帝詔四表無塵。時和歲稔而天下安靜言行錄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雖不能絶法八世漢文八世謂三王五帝也而元嘉年號之理亦足以

比前漢之文景矣杜氏通典文帝勵精臨人江左數代帝王莫及所以稱元嘉之理比前漢之文景焉。然黑衣充位慧琳參權披貂裘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五臣秉軸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時號五臣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里長城若檀道濟道濟見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先以威多魘蹶同身將鑑博議既悲道濟以威多魘身。噫嘻崔嵬音催魏不崩賴彼峽岬音狹彼山足也。太玄經崔嵬不崩賴彼峽岬宋獨賴一道濟而道濟壞矣乃謀於白面

之書生（宋主代魏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代國而謀於白面書生事何由濟）不足憚之吳子輩（魏主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所謂將涉千里而殺騏驎策蹇驢（楊休之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非所以使敵國聞也（賈太傅新書非所以使國聞也）卒之魏人飲馬長江（將鑑博議道濟一代之驍將文帝聽義康之謀殺之自是魏有飲馬長江之志）攻破六州黔黎蕭條（古賦）生靈磔（音翟）裂（古賦）燕巢林木（魏人殘酷所過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雞犬罕音（文選）

而美政不終吁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邪（宋主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逮夫晚年溺於慈愛而不思速斷於建立之事言漏衾衽（宋書斷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難生慮表劉劭之逆（劭弑帝）但能裁弟（始殺弟義康）不能裁兒之過也（太子劭有罪王僧綽曰建立之事惟宜速斷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謂陛下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國家此亂鬩鬩未聞（沈正曰國家此禍鬩鬩未聞）沈慶之武陵王（駿）合謀討劭而兵入

孝武

牙下異其身首文苑英華孝武駿當天步艱難之際國道用否之時雖基搆永固宋書孝武詔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搆永固。而氣數時愆而若疚在心宋書詔感念陵替若疚在心。顧未幾而殺南平殺武昌由是而義宣反於江州宋主淫義宣諸女懷恨而反竟陵反於廣陵休茂反於襄陽骨肉狼籍朝廷隱憂古賦孰非宋主之不德致之甚者沈湎音免喪志蒱戲成貪刺史二千石還必令獻奉又以蒱蒲音戲取之鄙田舍翁儉素之德而錦宮繡室役作繁興宮室被錦繡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恣爲侮慢而王劉有老傖音創老慳丘閑切之名呼王玄謨爲老傖。劉秀之爲老慳。競爲狎遊而師伯有得雉得盧之擲顏師伯以諂佞被親宋主與之樗蒱得雉。師伯擲得盧。拒諫而淫弩作色沈懷文等諫獵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濫刑而行哭不免欲殺沈懷文三子行哭請命淫亂繼行發明孝武淫亂繼行。皋古罪字盈言古懲字

廢帝

積情理亂常天下共棄（包孝肅集）故天醜其行（發明）而以子業繼馬子業少稟兇毒（宋書子業少稟兇毒。不仁不孝）基國家之禍（蔡興宗曰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反天威理行污飛走（宋書）苛罰酷令（沈約宋書子業反天威理顯殺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義恭敬宣等）心如虎狼（荀子書）朝業業（宋書闔朝業業。業人不自保）而人邑邑（宋主曰我即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大臣懷首領之愛羣臣畏口舌之誅（八面鋒）惟願生出虎口耳（以袁顗爲雍州刺史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甚者辱諸父（以彧爲豬王以休仁爲殺王以禕爲驢王以休佑爲賊王）詈列祖（列祖皆有名目）戮上宰四心盡亾（綱目）肆於民上（左傳）當人叛之辰積鬼誅之罪（古牒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罪。）盍自湘中出天子（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時或爲湘東王）而贋（音鴈僞也）天子已不及孰矣（華願兒曰道路皆言法興爲眞天子官爲贋天子。○子業遊華林園使宮人裸相逐一人不從斬之夜夢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因射鬼竹林堂壽寂之等弑之）德薄者位危

去道者身亾陸賈新語豈其然乎巨猾斯殄鴻沴音利
時褰宋書湘東卽位詔而大運還文帝之子宋書太后崩帝夢太
后曰孝武險虐滅道怨結神人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湘東文帝
子卽位再興社稷宋書而尋陽子勛兵起諸郡皆迭
欵承風諸郡起兵應尋陽休仁之師方出宋主使休仁討江州而
子勛之帝已稱於乎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
之穆雖云竝可當壁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壁。

並無不可然一淵不兩蛟一栖不兩雄廣雅曰一淵不兩蛟。一栖
不兩雄。又曰兩雄不並栖今社稷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矣
書法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惜臺兵既克殺子勛之
後。湘東。命休仁。臺兵。皆彧也。尋陽。晉安。江州。皆子勛也。肆淫
心而出暴政胡子知言恣很虐而作威聲詩經大全以儆很作
氣埶以暴虐作威聲。以無罪殺其禕以射雉殺休祐以慮
後殺休仁以和厚殺休若剿殺也拉折也同氣裴子野曰

太宗保字螟蛉劉拉同氣。剪落洪枝沈約曰太宗剪落洪枝。不待顧慮而世祖孝武二十八子靡一子遺宋主殺子綏等十三人又賜子房等十人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發明孝武不道諸子靡一子遺吾聞春雨潤物自葉流根鴟鴞音蚩梟惜功愛子及室文選忍矣哉其秉心也詩曰君子秉心惟其忍之甚至閨門之內姑姊妹多般樂奢汰之事宋主裸婦人以爲樂王后以翕障面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荀子書閨門之內。般樂奢汰。高湘宮

爲功德而煎靡百姓賣兒貼婦之錢宋主作湘宮寺曰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徐幹中論斯人也果禮可繩而法可糾哉文膾保字螟蛉註見上李昱紹祚初宋主以宮人賜李道兒迎還而生昱桂陽休範失圖闚闟音窺窬神器文選褚淵碑。桂陽失圖窺窬神器。英宰臨戎元渠時殄文選○英宰齊王也元渠休範也而蕭道成秉國之鈞詩經鈞平也

貴入直道成袁粲褚淵劉秉雖咎其身焦其心至德眞經咎其身焦其心。懼然而恐陸賈新語以謀社稷難杜內變顧藏璽。懷綬魚服怠返宋書史臣斷蒼梧王藏璽懷綬魚服怠返。危冠短服匹馬孤征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宋書太后令昱以冢嫡嗣登皇統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故建平京口之兵諱不書反綱目書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惡昱也猶無悛音筌於心左傳荒怠天位文選嗣王荒怠於天位。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

事而爲亂人之道荀子書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顛箠而右梃梏文章辨體縱誅抉怒歐陽修曰無縱誅以快怒痛而不德文帝詔刑至斷支體刻肌膚何其痛而不德也。民蒙毒螫白虎通胸詈腹詛音咀呪也。漢文未及五年而暴虐過於桀紂史斷蒼梧王異桀之子加以童穉之年傷冒類於呂秦暴虐浮於桀紂。未五年而遇弑天下之事應關蕭公李將軍自爭厥咸昱嘗自稱李將軍。宋書昱窮凶極暴自取厥咸。而安成迺立非道成何以了此哉

楊王夫等弑昱王敬則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
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迎立安成王
自後王儉吐所難吐儉謂道成曰儉蒙公殊盻所以吐所難吐。何陽拒之
深也褚淵求爲齊官淵引何曾故事求爲齊官。○後人曰人笑褚公至今齒
冷。齊書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亾徵也共爲鸌音嗅餌音耳
舐音是糠之態文瞻不無鸌餌舐糠之態。別宮令出而後身顧
弗生天王家宋主禪位于齊主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曰欲見殺乎曰出居別宮耳。
官先取司馬亦如此。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弗復生天王家。水運告謝文選天厭
宋德水運告謝六終六受齊書宋禪齊太史奏符命曰六帝位也後漢一百九十六
年而禪魏魏四十六年而禪晉晉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天
子宿草中。讖曰天子何在草中宿。○謂蕭字也戊音茂丁與道俱齊書
昇明三年天雨石。有璽在其中其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而宋社
屋矣論衡亾國之社屋其上嗟乎嗟乎今日之事豈所甘
心乎註見晉論劉氏先取司馬如此而道成之取劉
也亦如此如持左劵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道

之好還絲粟不爽也 蘇文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
雖然劉裕之弑帝也斥而書姓道成之弑宋主
也削而書名是何也哉盖道成弑逆雖亦至再
而劉裕則起于創綱目之所以權衡其間也噫
吾慨夫道成之後而有蕭衍衍之後而簒弑者
相踵也謂非劉裕之作俑 音湧

齊主歌 共七主
高武鬱林新安王 明帝東昏和帝亾

蕭齊總論

宋氏之季離亂日兆家懷鹿人有異圖 齊書史臣斷
蕭道成 道成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徧體肩有赤誌如日月狀 無大功於
天下 宋魏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而有賊宋之
心 沈攸之與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忘包胥之節 遽以王儉褚

之謀不遺一鏃蘇文未絕一弦國策不陳一兵曾南豐疏
不頓讀曰鈍一戟淮南王書金刃利刃齊馬刈之南齊書宋
初議封太祖爲梁公。崔祖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允膺寶命冑
臨皇曆齊書劉善明表陛下高嘯閒軒鯨鯢自翦芭池江海籠苑嵩岱二三年間允膺
寶命。冑臨皇曆。豈以訟獄去宋謳歌適齊之故哉宋主禪位
詔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同以訟獄去宋。謳歌適齊。故綱目於其篡也書
稱書廢書從書弑不爲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道生

子。文選鸞表臣本庸才幸太祖高鸞。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階之爲禍
左傳則當攘位之初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在肘
腋間矣後能以身率下以儉化人史臣斷珍奇異
物毀棄不用許史纂欲使金土同價齊主曰使我臨天下十年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其勤儉之風有足紀者世祖武帝剛毅
有斷惟總大體史纂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爲
先史纂外好强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斂

手故永明之世府庫充溢内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南史）遊宴雕綺未能頓遣（史纂）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沙（晃）武陵（曄）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之諷（武陵王侍宴伏地貂抄肉柈邇齊主曰肉汚貂曰陛下愛羽毛而踈骨肉）而猿子墮崖感焉致感於父子之間（初子響以罪誅後齊主遊華林園見一猿悲鳴問左右曰猿子前日墮崖死齊主思子響因嗚咽流涕）似於骨肉之愛爲太簡耳（誡子通錄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太孫（鬱林王）嗣世祖而立矯情飾詐作諸鄙戲（綱目）根連蔓（音萬）引僉壬分權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齊主寵幸綦毋珍之等有司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其羣小之得志何如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家語）顧不能聳躬惕意削黨裁姦而恣后淫汚塊（音快）然尸位蕭鸞生覘天視地之心（齊書覘天視地人各有心）盖有以來之耳鬱林被弒新

安嗣之頓孤負荷齊書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政出宣城鸞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侔動貪夫鸞脚有赤誌示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幸勿泄扼音阨新安之腕音綰以攘之位而再行弑逆鸞弑新安篡位是謂明帝猥以虛薄仰繫鴻丕齊書鸞即位詔猥以虛薄纘戎大業仰繫鴻丕。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故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魏主曰齊何故廢立崔慶遠曰廢昏立明何以不立親近而

自取之乎曰霍光亦舍親近而立宣帝惟賢也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耳。不亦靦面慚也顏天壤邪萬花谷豈可偷生靦顏天壤邪。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魏主曰江南多好臣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主。其鸞之謂也疑忌橫生齊書南出則唱云西行東遊則唱云北幸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俾太祖世祖世宗之後齠年稚齒古文薰歇燼滅。古賦薰歇燼滅光沉響絕齊以高武子孫尚有十王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齊

主索香火流涕。遂殺河東王鉉等十王太祖世祖及世宗子孫皆盡矣。翦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策學統宗誠所謂豺狼之性有甚無悛者矣古檄豺狼之性。有甚無悛。德薄而恩淺道陝而怨廣吳越春秋獨不思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去之則本根失芘。庇同屋宇作庇草木作芘葛藟音累猶能芘其本根況爲君乎左傳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則本根無所芘蔭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國君乎。盍先朝普滅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齊主殺子

東昏

倫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寶卷東昏侯挻音羶虐於髮鬌音推小兒剪髮爲鬌翦之年植險於髫丱音迢慣之日姚思廉梁書獨夫擾亂天常毀棄挻惡於髮鬌翦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耳厭聞義目惡觀仁皮日休文藪耳厭聞義。目惡觀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而兇慝熾禍陸宣公奏議刀敕秉軸挻刀應敕之人恣横用事時人謂之刀敕六貴比肩遙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祀劉暄。蕭衍曰六貴比肩。爭權相圖阿父齊主呼寶慶及茹法珍爲阿父阿兄梅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居右地寶孫倀音昌子

奄人凌大臣興禪販於掖庭以閱武堂爲芳樂苑苑中立店肆共爲裨
販潘妃爲市令自爲市吏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生蓮花於
妃步鑿金爲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道亾數極沈約
鼓吹道亾數極歸永元○東昏年號悠悠兆庶盡含寃匹癸方辛齊書贊東昏慢道匹癸方
辛○所謂淫樂在宮中而怨毒盈天下者也鶡冠子
故綱目於寶卷多特筆遙光書起兵而不書反
書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顯達書舉兵而不書反書太尉陳顯達舉兵

襲建業慧景書還兵而不書反書遣崔慧景將兵討壽陽慧景還兵
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不書反何予之也何予之惡寶卷
也蕭衍乘機以雪門恥昔齊主殺衍兄懿懿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
之至是起兵寶融觀變以廢涪音浮陵廢之何惡寶卷
宜廢也寶融即位於江陵遙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自是寶卷皆書齊涪陵王罪當廢
也國珍等弑寶卷而寶融和帝徒擁虛器蕭雍州
衍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武經總要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

齊祚已終當承其運〔沈約言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後沈約夢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而梁王之爵封〔封衍為梁王〕自謂應天從人〔顏見遠不食卒。衍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取天下於明帝家〔衍謂子恪等曰建武明帝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紐於篡弒若有成約〔元文類晉魏以至梁陳紐於篡弒若有成約。〕而巴陵〔和帝〕為醇醪〔音勞〕死矣〔梁主使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註見上〕明帝亦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戒前車邪呼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梁主歌 共四主

武帝之後簡文繼　元帝敬帝總四世

蕭梁總論

齊德淪微永元昏暴 齊主禪梁詔齊德淪微。危亾薦襲永元昏暴。取紊人神 禍延動植 高祖令皇家不造遭此昏凶禍延動植。虐被人鬼 毒被含靈 皇后詔永元肇號難結羣醜毒被含靈。 毀紊天綱凋絕地紐 皇后策制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 蕭衍負龍行虎步之相

有老人謂衍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忽不見。史畧衍母見菖蒲花生呑而生衍有異狀貌殊特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所居室中常有雲氣人遇者肅然身籍皇宗曲荷先顧高祖令吾身籍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遠疆推轂萬里仗旂建號起義襄陽白旄一麾頑童授首文苑英華梁武論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扶傾於頹構之下拯溺於逝川之中梁書齊主詔止宗社之横流反生人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逝川之中。以宰制天下王融敬異衍曰宰制天下。

必在此人及在位躬覽萬機劬勞治道侯景表興文學修孔子廟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史臣斷斷絶獻奏志求息民梁埶魏董紹遣還俾通好以求息民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虹旌式卷堡音保燧載清武帝議曰臨玆大寶化與和氣倶宣翕此皇風政與秋霜並肅虹旌式卷。堡燧載清。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史臣曰征賦所及之鄕文軌旁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濟濟焉洋洋焉可以苑五嶽而池四海侯景報齊書梁道邕熙招攜以禮方欲苑五嶽而池四海。

掃夷穢以拯黎元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者史斷奈
何至其晩年九五居尊初學記梁武讚緬維梁武九五居尊。何爲自屈
沉冥釋門棲心玄冥嵇中散論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離欲絕
愛遺色歸空梁武論梁主不以黄屋爲尊紫宸爲貴離欲絕愛。遺色歸空。窮
土木而飾寺宇唐文梁武窮土木而致飾乎寺宇。朝談釋而莫
言老東萊博議普通辯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宗廟不毛血之薦欒城
集梁武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文錦禁人獸之形十七史纂文錦

禁人獸之形。似有志於求佛者不知若欲求佛卽心
是佛傳燈錄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求道無心是道梁主一有利取
國之心則弑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朱讕論武帝一有利
取國之心。至弑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浸灌敵境之心則浮
山築堰築而潰潰而築跨三年而成負者肩穿死者相枕舉數十萬衆
而魚鼈之不之恤衍義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
恤。是欲心也非戒心也佛有九戒是貪心也非清淨

心也圓覺經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魏檄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是忍心也非普愛廣度心也維摩經普愛諸衆幡生。蓮華經廣度諸衆生。噫是心而可以求佛邪又至其後信牧守來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及景願以河內十三州內附稱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朱异勸納景全景將戮之首崇景非次之榮藝文類聚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闕門揖盜魏徵曰險躁之心暮年愈甚闕門揖盜。棄好即仇爲朝廷一客鄱陽王欲討景异曰王不許朝廷有一客邪。已非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通好澄求通好傳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景自疑圖禍亂耳若許通好正墮計中异固執宜和許之貞陽淵明封貞陽侯懿之子也旦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吳老公薄心腸速之耳初淵明爲東魏所獲送與高澄澄求好梁許之景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曰吾固知吳老公薄心腸。遂反於壽陽正德梁主養子阻兵安忍爲獸搏音附翼正德得罪

景結之反正德遣大舡濟景渡江景以正德稱
帝。後元帝檄賊臣正德阻兵安忍。爲獸傅翼。
遠相招致**彎弧反噬**詳節梁武論反噬彎弧。皆自子弟**陵蹴**同蹙**朝廷**
盟文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卒之殃及而禍延**檄文楚國亡猿禍延林木。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按風俗通取池水故魚皆死**苦身窘形**王荆公講院記
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如彼之難也**影消貌悴**布粟集**未能種利**
益福田術義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不聞遊極樂國**
土彌陀經又舍利佛極樂國土。**末由汎大圓覺海**圓覺經欲汎如來大

圓覺海。**無自逢金闕仙家**楊炯于蘭盆賦晃矣瑤臺之帝室赩兮金闕之
仙家。**而臺城果報**餓死。蓮經如是臺城大果報。**顯杜彌**見檄文
周弘正弘正善占嘗言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先見之明金甌傷**
缺梁主嘗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拋擲**音直**春風**司空圖讀史詩惟向眼前
憐易落不如拋擲任春風。喩梁武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之云也**春秋九十身爲**
殍瘠梁史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疑威憤終賊手。**畧不愈於禪房**
之匹夫張廷珪建塔表所獲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吁捨身**

同泰可贖也（初梁主三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億萬錢贖之）捨身侯景不可贖矣（發明捨於佛而佛弗受未幾又捨於侯景。）侫佛求福乃更得禍（韓愈佛骨表梁武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雖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何益哉（嵇中散集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簡文（綱）嗣之運遘（音搆遇也）屯凶（初學記）侯景自爲宇宙大將軍（景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而偃彊不掉（音弔）很戾難馴（杜弼檄言景偃彊不掉。很戾難馴。）梁主岌岌乎身寄虎吻（文選身寄虎吻。危同朝露）如坐網中（綱目）王禕助景唱謀（禕勸景弑太宗以絕衆心）逼遷大位（景逼簡文禪位豫章王）而類望夷之禍（魏徵曰梁逆搆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羅懷懟之酷（史臣斷受制賊臣終羅懷懟之酷。）豫章得位未幾逆景據其位而有之社稷危恥創巨痛深莫此爲甚是時諸王爲臣爲子兼國兼家（梁書元帝檄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哉。）惟當剖心嘗膽泣血

枕去聲戈以除外難詧繹相攻綸致書于繹曰社稷危恥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奈何謀利之心
在義先而徇公之心在私後自警編希賞之心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武陵紀方稱帝於成都湘東繹又即位
於江陵股肱分成二體胸膂截爲異身文鑑其於
君父之難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値蘇文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湖而適相値也。
其於國家之急若越肥之視

秦瘠羅泌路史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韓文求其引弓
見志徇難殺身者永安侯確引弓射鳥欲射侯景景覺殺之惟永安
侯一人而已侯景之變武帝子孫徇義者惟永安侯一人而已。生兒恐
如紀輩何益哉紀殺徐怦曰當使諸子無恙怦曰生兒恐如殿下。留之何益。
長鯨侯景授首羊鵾殺景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手送子齊縣尸于市。湘東王書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蟾未全革面
蜀紀敗亡紫宸曠位赤
縣無主勸進元帝表孝元處鵲起之時綱目。莊子書君子得

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當瞻黍離而痛周廟詠麥秀而悲
殷墟詳節魏徵論梁瞻彼黍離。痛深周廟。詠言麥秀。悲甚殷墟。顧不忿莽卓
之誅先行昆弟之戮梁書元歷年圖元帝繹帝斷於兄弟之中戕也
恐尤甚御龍光講老子舍爾介狄詩經戎服譚玄魏兵
至中外戒嚴梁主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吁懲熱羹者尚吹韲音齏
楚詞懲熱。羹而吹韲。況視覆車而躬覆轍乎崇古文訣求巳覆之
車。躬駕而覆其轍。竟至西鄰魏師入而釋甲稽顙百將傳

城破身囚南風絕唱西陵可悲史梁主見在幽逼作詩曰南風
且絕唱。西陵正可悲。而文武之道盡於今夜梁主焚圖書十四萬卷以
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
興之其蕭繹之謂矣後周書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
言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塵飛五嶽古頌
霧掩三精史斷奄息宗社飄搖然將馬寄之詩曰
濕則有岸隰音習則有泮音畔今治國而諡無泮岸

後梁

其能國乎文膾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今欲治而茈無泮岸。欲不懼得乎蕭
詧音察昭明太子之子助魏滅宗初詧附庸于西魏與魏襲江陵殺繹罪彌
天地又不能厥弘遠畧大殲羣醜尹德毅勸詧大殲羣醜恢
弘遠畧。而奉魏正朔以帝江陵是謂後梁吁老驥
伏櫪音歷志在千里詧不用德毅之言志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未已抱嘆叩者久之身爲帝王冑而俛眉頫古俯字
首於夷仰天大息撫衿咨嗟後周書詧懸時賦神州鞠爲茂草赤

敬帝

縣遠於長蛇徒仰天。而大息。空撫衿而咨嗟豈堪南面故作史者不
列詧於帝系之餘不繫詧於昭明之後姚思廉作梁書
削詧而進陳既不列詧于帝系之餘。亦不繫詧于昭明之後。而綱目亦曰使
稱帝曰始稱帝不成之爲帝也書法不成之爲君也。宰方
智元帝子敬帝以世祖之裔建康即位廢乎足懋先
基齊書。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何元之梁論敬皇世
祖之裔允膺下武。而貞陽。王僧辯納淵明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於齊復奉爲帝甚

至晉安方智旣廢而又立淵明已立而復廢陳霸先殺僧辨淵明遜晉安卽位易君如棄梗置君如易棋衍義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臣立君以爲宗廟社稷主而數月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左傳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霸先斬僧辨握重兵自謂有廢王立帝之功安國定社之力陳書霸先卽位告天文廢王立帝。寔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而厭爲

臣子思爲君父矣文。鑑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禪梁之位遂稱皇帝綱目書稱皇帝書遂者一而已笙管變聲鐘石改調雖王驃騎懷申胥之志文苑英華驃騎王琳懷申胥之志。琳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永嘉王延齊土之基齊以莊爲梁王一繩之力焉足以維大木於旣顚哉妙絕古今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蓋嘗論之梁武具驍勇英果之才方正學集梁武驍勇英果之才爲恭儉寛惠之主稽古錄武帝勤身約已好尚文雅可謂恭

儉寬惠之君矣而若子若孫亦無子業寶卷之荒悖者也錫冠侯景一納鼎命中論史纂諸王忿鬩音吸○眞德秀曰梁武舍正道而溺異端諸王忿鬩骨肉相圖禍敗旋及史臣曰西鄰責言禍敗旋及是何喪亂之易易也蓋佛氏以寂滅棄人倫而武帝以無識宗佛教古文梁武帝以無識宗其教其禍不至人道澌音斯滅則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年之間

綱常掃地衍義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曆去炎精陳書曆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孰謂非釋迦茄加二音○釋迦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之罪也與文中子中說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武帝

陳主歌 共五主

武帝文帝臨海王　宣帝之後後主亾

陳陳總論

天厭梁德禍難薦發祚若綴旒 梁書梁德湮微禍難薦發我皇之祚眇若綴旒。英雄互起 虞寄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氏夷兇剪亂天下樂推

陳霸先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 姚察陳書王僧辨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

撫末運。秉埶隙而拯横
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三四年間受天下之利
沈-烔勸進陳武表有非常之功有非
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方諸鼎峙
之雄足以無慙權備矣魏徵陳書斷決機百勝
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
雄。足以無
慚權備矣。得位之後禮樂刑政百未一舉十七
史纂
帝卽位之五日禮樂刑政。百未
舉一。顧乃躬蹈梁武之覆轍。而汲汲祀蔣帝
以德私祐捨身莊嚴以尋覆轍卽其開國舉動
非所以規模後世者也雖政從寬簡儉素是尚

文帝

奚足收采也藹錄也陳文以始興藩維升纂帝基藝
文
類聚陳文。登祚詔朕才非弘濟
窮守藩維遂以庸質升纂帝基。首封伯茂以重
本宗禕以本宗乏享封子伯茂爲始
興王以承祀可謂能重本矣投籤于階
以存警惕亦賢主也時伯宗臨海
王懦弱文帝欲
遵泰伯之事而欺孤侮寡安成項曾無周旦之
忠初陳主以伯宗太子懦弱謂項頊曰吾欲遵泰
伯之事。孔奐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
爲周旦。若廢
立不敢奉詔乃廢臨海而自取之是爲宣帝德

宣帝

不逮文智不及武陳書德不逮文。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畧馬
雖能乘齊之衰而啓土用吳明徹爲將淮南之役一戰勝齊未免
逢周之興而喪師彭城之敗全師覆沒後周人拔壽陽黃城廣陵又取譙北
徐州江北盡沒于周○司馬氏曰宣帝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興而喪師。有志
莫從爲幽壤遺恨高宗遺詔曰方欲蕩清四海包呑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
壤而卻青牛之獻焚雲龍之錦蓋亦有儉質之
風馬叔寶素無義方之敎賴叔堅之力叔陵欲謀殺叔

寶叔堅救之狼狽卽位不思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
之玄功太平廣記而據手掌之地以恣谿壑之險隋詔
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險。刧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戚
無罪之家。宮人有學士之稱袁大捨爲女學士文人有狎客
之號江總輩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咏
煙霞文苑英華陳後主論孌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桃夭之色加以貴妃
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咏煙霞。逞志究欲窮身極

娛文選惡忠直若仇讎註見下斬直言之客註見上視
生民如草芥註見下滅無罪之家註見上噫世謂桑
雍與癰同不之知乎桑中已蠹而畧不虞碨音畏磈
音偎之形孝成王時客曰世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註桑中有蠹則外碨磈吾恐
東南王氣於斯盡矣傳縡諫曰陛下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神怒
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於斯而盡矣。麋鹿復遊於姑蘇章華曰今
疆場日蹙隋軍壓境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奚待皁莢之料

理而後見乎梁末童謠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
汚人衣皁莢相料理。天災地孽物怪人妖隋詔屢屢告變猶
不思遷思迴慮漢文改絃易張註見上而養喪家之
殄遵顛覆之軌隋書彼陳國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乃復養喪家之
殄遵顛覆之軌。逮至隋氏執三可咸之辭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
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仗四必克之勢高熲曰江東必可克乎薛
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
國合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

三百八十

以江總爲相惟事詩酒三也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四也我寫三十萬紙詔以

暴揚二十惡綱目命師東下孰甚疾雷鋒踰駭電

詐節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勢甚疾雷鋒踰駭電禍之及也不朝則夕

通鑑而君臣猶嘻嘻然談王氣後主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也誇

天塹音茜。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虜軍豈能飛渡邪。如燕雀處堂

通鑑燕雀處堂。自以爲安竈突炎上棟宇將焚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縱酒賦詩不

輟也虜軍飛渡詳見上金湯不守文苑英華隋高祖論建業大崩

叔寶之金湯不守。迎刀自裂聽鼓爭奔文苑英華陳後主論賀若謀勇

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刀自裂。聽鼓爭奔。雖有九江五湖之

險三吳百越之兵一無足恃諸史將畧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

德無以自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而自計爲眢井枯井也眢

音淵天子隋兵入後主曰吾自有計投於枯井擒虎收執伏隋庭願

得一官號嗟嗟叔寶全無心肝後主至隋頻得一官號文帝曰

叔寶全無心肝。前賢以後愚咸其來尚矣哉陳後主論一國爲一

人興前賢以後愚戚其來尚矣。嗟乎兼權尚計霸先植根之本

輕也薄也古表忌患縱欲曾子固陳書目錄序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

愛人則知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忌患縱欲。則知其終之所以亡叔寶驕

侈之罪重矣大矣文選既不俎豆又不干戈古文苑俎豆文也干戈武也

則其失之者理也勢也夫豈隋氏當

混一之運而金陵是殄戚之期也邪隋書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是。殄戚之期

隋主歌共三主

文帝暨煬恭　隋氏三世終

楊隋總論。楊堅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辶作隋以辶訓走故也

文帝

嘗觀綱目書太子贇音彬納妃楊氏昭以所以著普

六茹普六茹虜三字姓堅得政之始按堅生而有異紫氣充庭龍頭

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一尼鞠之一日尼出付母自抱忽見頭上角出偏

體鱗起母大驚墜之地尼心動亟還曰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贇之殂也劉昉

輦音紡引以輔政秉曙音樹星之照通鑑來和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具興王之表隋書李德林論我皇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籍后父之威而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尉遲回曰楊堅籍后父之埶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天時人事漸歸堅嘗問庚季才曰天時人事何如。堅固負騎虎之埶者隋書高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獨孤夫人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由是朱扉一開燕雀駢集至論或以熨斗奉李穆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以

金帶遺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天子之飾也或以應天受命勸進隋書庾季才勸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文章辨體牧之論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宇文之族影感跡絕蕩無炊煙矣發明欺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初學記隋高祖論嗟哉世不多竇氏女孰爲救舅氏之患哉竇毅女聞周主禪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

若彌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旦秣戎馬夕取陳疆小學史斷于時江左未平南北未一。帝銳意北伐賀若弼拔京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鄴。而陳亡矣。而四海以爲藩籬堯夫集及隋始。併陳四海爲藩籬自兹而後寸陰尺日不敢廢棄隋書覇朝雜集序克儉資費克勤理道杜氏通典隋文帝以外戚遂受託孤不踰數年便享大位克勤理道。克儉資費。隨才任官信賞必罰制義倉後世義倉之始復陳境復故陳境十年足以繁枯潤涸古樾皇恩所被繁枯潤涸。而叛降

相繼陳郢州吐谷渾卻而不納一節深爲得體書法非納叛臣盛節也自綱目以來始見。隋主獨於叛臣不納一節爲得體。故百姓繁廢中外奠安大隋皇帝乃眞皇帝也突厥沙鉢畧上書曰大隋皇帝眞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詳見陳論而坐收版籍大業雄崇太平廣記鴻基覇盛大業雄崇。遠撫長駕漢文謂所駕者遠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書而用法益峻心學隋文帝晩節用法益峻。愛不全父子聽獨孤氏之言廢太子勇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而

煬帝

牽制婦人獨孤氏殺宮人帝怒單騎走入山谷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至其晩年暗於付託立廣爲太子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氏之誤太子廣逼陳夫人夫人拒之得免帝曰獨孤氏誤我。蕭吉三千二百之卜吉卜葬地云卜年三千。卜世二百退曰吾前紿云三千者三十也二百者二傳也蓋有以覘其終矣阿麼音摩煬帝小名始位東宮而地震之變天下同時史斷煬帝當前星方升之日天下地震不謀同時則傾亾之禍已兆於此而乃弑

君父烝宣華陳夫人殺太子殺兄勇犯禮侵義文鑑蕩滅彞倫噫此兒果堪以承嗣否乎註見上此果得爲眞兄弟否乎初文帝曰朕旁無侍姬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承籍緒餘而有四海帝嘗曰天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煬帝論猜忌忠直諱亾憎諫大唐文策隋煬帝。驕矜自急諱亾憎諫虐焰方熾九州爲爐誠齋策錦隋焰方張。九州爲爐。又因章仇太翼之

妟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而工土木遊幸之華營東京開通濟渠築西苑起蓬萊山置苑廣袤謀茂二音。延亘東西、曰廣南北曰袤禽遊獸閒古賦隋苑廣袤禽遊獸閒。宮樹冨剪綵之春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馬上奏清夜之曲遊西苑作清夜遊曲行幸有留香草根長孫晟令啓民親除草曰此根太香駕臨造觀風行殿繒帛纏樹胡人曰、中國亦有貧者何、如以此物與之螢火遍山資治通鑑帝徴求螢火數斛遊山放之光遍巖谷靡麗滔淫情

放志蕩古文不盈于德而繁于樂吁周天元以好樂而亾隋書高熲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亾。殷鑒不遠何可復爾固得於見見聞闘者路史兄見見聞闘者乎。而何不少鑒邪製豔篇以誇示戎夷帝以啓民可汗音克寒將入朝欲以冨樂誇之製豔篇造新聲幸虜帳而呼韓稽顙帝幸啓民帳賦詩曰、呼韓稽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指揮羣醜風駭雲流綱目地廣三代古史通畧煬帝卽位自以地廣三代。威震萬里蘇文、煬帝嗣位威震萬里。使其迴霜

敉電文粹抑鋒止銳綱目坐享豐亨則悠悠六合皆吾舊壤也奈何裴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汎濛氾音汎赴崑崙之意裴矩撰西域圖記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氾而趣崑崙易如反掌謁有限之民資文藪以無用之沙漠謁有限之民資。圖未獲之他衆徐妃疏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千麾萬旟古文披甲蒙冑綱目螻蟻人民邵康節隋詩螻蟻人民貪土地。耀武窮髮古賦。經西域而臣突厥破吐蕃而降伊吾攻琉球而勤高麗邀赤土而征

鐵勒俾黎庶塡於溝壑馬文舉曰哀溺塡於溝壑。城窟漲征魂之水三十萬五千人渡遼餘一千七百人赤子粉於戎馬梁書衣冠整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潼關高戰骨之山元人疏城窟漲征魂之水潼關高戰骨之山。天下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柳文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爐爨以毒燎熵以虐焰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踏莫有救止。由是知世郎起王薄稱知世郎。阿勇賊倡劉伯道號阿勇賊。民心軍心湍奔矢往通鑑魚驚鳥潰隋書率土之心魚驚鳥潰。而

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矣綱目葉上露耳。尚爾振蜉蝣

音浮由之羽隋書詳節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爲傍海

之遊王冷然初唐詩隋家天子憶揚州坐厭深宮傍海遊。穿地鑿山開御路鳴笳疊鼓泛

春。煬帝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遇後主問龍流。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堯舜之上今

日復此遊逸曩時何見罪之深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帝叱之忽不見溢鳳吹

於川塗虞世基和幸江都詩龍旂煥辰象鳳吹溢川塗。泛樓船於水府

幸江都詩澤國翔龍舸水府泛樓船。作一無愁天子北史有無愁天子。不

軌不物無威無儀文苑英華隋煬帝論雖罄南山之竹決

東海之波亦奚以狀其罪惡哉李密數帝十罪罄南山之竹。書

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天道惡盈路史天道惡盈。蜉蝣撅閲而何能久生乎

叔寶隋煬之流可鑒矣普天同怨宇文化及兵入帝曰我負百姓爾輩何乃如是

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司馬德戡曰普天同怨。何止一人遂弑之閻樂入於廡前

煬帝論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閻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頭頸砍於化及

帝嘗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而被庭人復棺之牀第音策。

路史品物塗炭隋書秦王數蘇威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亾市朝霜露隋書許節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斯時也王世充擅發東薛仁杲據於西梁蕭銑立於南劉武周起於北其間臂弓腰刃古文臂弓而腰刃。巢山而駕海古頌巢山駕海之羣。淫名越號杜牧論竊帝而偷王者陳書竊帝偷王。逋州比縣比比是也曰侑李淵立爲恭帝曰侗留守官立之後謚恭皇帝名曰隋君顧自今不復生帝王家王世充弑侗侗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而隋氏之鹿鹿祿通言祿位也已失惜夫噫隋之方盛也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大唐文策隋失天下者何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乃不旋踵而身殘國㓕滅也。心學曰秦之二世隋之煬帝皆不旋踵而身殘國㓕。與秦相類何也魏徵隋書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是果天心厭亂冨淫人以殃之左傳天殆冨淫人矣。又穆子曰淫人冨謂之殃而李氏之當爲天子初方士言李氏當爲天子。或者天所以啓堯舜之運

乎文中子中說文中子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

附南北朝總畧

南朝自晉元之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居江左　北朝自晉進拓跋鮮卑東胡別種依鮮卑山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氏曰拓跋犄虜爲代王後拓跋珪建國爲元魏繼十六邦强梗之餘按十六邦前漢劉淵。後蜀李時。前涼張軌。後趙石勒。前燕慕容皝。前秦苻健。後燕慕容垂。後秦姚萇。西秦伏乞國仁。後涼呂光。南涼禿髮烏孤。南燕慕容德。西涼李暠。北涼沮渠蒙遜

○大夏赫連勃勃○北燕馮跋拓地數千里自淮以北悉其所有後分爲東魏西魏爾朱氏廢立高歡滅爾朱氏舉兵反立淸河王世子善見爲○宇文泰立南陽王寶孝靜帝是爲東魏○炬爲文帝是爲西魏高歡至高澄高洋取東魏爲北齊宇文泰至宇文護取西魏爲後周後周擒高緯滅北齊隋文帝取後周平陳而南北混馬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與中國合此數之先定者與

宋齊梁陳隋總論

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班暮居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亾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瘁變在反掌百忍箴失之又何易乎蓋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闡微訓況勢力有所不足而暴主迷君管子書逞心快志於

億兆姓之上其能久汚天位乎間有舍其尺短
采其寸長（鄙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無彼善於此而帝王
之德未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五代之治首元
嘉（宋文帝）而尚衰於末路又況齷齪者哉故使宋
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
蓬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剿之兇梁有不
納叛之隋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
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祐之祀奈之何所短
者不能用所長而治君世寡亂君世多也佛老
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殘孝元效齊
明之忍也弒虐君父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
曰與亂同道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
覆（陸宣公奏議）數主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肆惡於
宋（子業）而東昏恣虐於齊者爲尤悖（寶卷）後主極欲

於陳（叔寶）而煬帝侈樂於隋者爲益淫蠱世殃民構災結禍天下顫（音戰）怨（古文天下顫怨而患之）萬姓崩心（宋書）故近則喪元於其臣（子業寶卷煬帝）遠則委身於其敵（陳後主）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於焉信之吾固知李氏父子除隋之亂若撥曀（音）霾（音埋）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國語）若援斯世於濁淖（音鬧）而歠之以清泠之水也（龍川子論）然則爲五

代主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庶乎得之耳

日本政府圖書

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